

第三三三册

明倫彙編

交誼典

故舊部

鄉里部

僚屬部

居停部

(卷)

三

三

三

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誼典

第二十五卷目錄

故舊部彙考

禮記

周禮 天官太宰 書官大宗伯

故舊部藝文一

思友賦

懷舊賦

連珠

與博昌父老書

故舊部藝文二

懷故人

夜夢故人

詠史

逢謝偃

傷友

長安逢故人

寄高雲

江南逢故人

逢故人

又

巴中逢故人

汧上勸舊友

岐陽逢曲陽故人話舊

懷博陵故人

灞上逢故人

江上逢故人



唐駱賓王

魏王粲

晉潘岳

陸機

齊謝朓

梁何遜

唐高適

前人

白居易

郎士元

皇甫冉

張祜

杜牧

前人

項斯

馬戴

前人

賈島

喻坦之

崔道融

天南懷故人

與僧話舊

細雨遙懷故人

江上逢故人

得故人消息

維舟秋浦逢故人張矩同泊

贈維揚故人

喜故人至

月夜懷故人

思故人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濟陰寄故人

寄山中舊知二首

夢山中故人

寄荆南故人

示故人

吳中會故人

月夜溪莊訪舊

寄鄉中故人

夢故人

相逢行贈別舊友治將軍

尋故人

憶舊寄金陵馮壽之

九江逢故人

鄧城逢故人

故人

逢故人

于鄴

前人

李建勳

陳陶

李中

前人

徐鉉

朱王操

寇準

邵雍

陳師道

呂本中

朱熹

前人

章甫

杜濬之

林景熙

柴望

金曹之謙

元貢奎

薩都刺

黃清老

宋无

劉玉汝

戴良

趙訪

釋圓至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寄錢塘諸故人

與徐廷緯話舊

逢故人夜飲話舊

逢故人

東郭見故人

舟次京口逢故人

西江月

怨三三

瑞鷓鴣

漁家傲

齊天樂

蘭陵王

木蘭花慢

滿江紅

故舊部紀事

故舊部雜錄

故舊部外編

交誼典第二十五卷

故舊部彙考

禮記

曲禮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注陳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以

承祖祀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于本國之君其宗族兄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周禮

天官

大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敬故

敬故不慢舊也君與民皆須恭敬故舊朋友

春官

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

故舊部藝文一

思友賦

魏王粲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觀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述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決滂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懷舊賦

晉潘岳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

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視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於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於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皜以掩路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凝沍塗艱屯其難進日晡晚而將暮仰瞻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壑啓嶸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以接隴柏森森以攢植何逝沒之相尋會舊草之未異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人陳荻被於堂除舊圖化而為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霑巾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連珠

陸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與博昌父老書

唐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甚善甚善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度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期然也自解攜襟袖將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陸處士湓先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舊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未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况過隙不留藏

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淚因情起雖蓑莊一指始先覺於勞生泰逸三號遽忘情於恆化吸其泣矣尚何言哉又聞移縣就安樂故城廡宇邑居咸從其地里門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茲於舊館頽墻四望拱不多於故人嗟乎仙鶴歸來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望是稱無楸之墟松楸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駕言徒極今西城有望東戶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歲歲復心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跂予望之徑途遙邇停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地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故舊部藝文二 詩詞

懷故人

齊謝朓

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行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牕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夜夢故人

梁何遜

客心驚夜魂言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靡腫木復似飄飄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詠史

唐高道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逢謝偃

傷友

白居易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棲棲離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
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
正逢下朝歸車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濛濛
蹇蹇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顧忘相識占道上沙堤
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
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

長安逢故人

即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
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寄高雲

皇甫冉

南徐風日好悵望毘陵道毘陵有故人一見恨無因
獨戀青山久唯令白髮新每嫌持手板時見著頭巾
煙景凌寒食農桑接仲春家貧仍嗜酒生事今何有
芳草遍江南勞心憶攜手

江南逢故人

張祐

河洛多塵事江山半舊遊春風故入夜又醉白蘋洲
逢故人

杜牧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淚如霰嗟君髮似絲
正傷攜手處况值落花時莫惜今宵醉人間忽忽期

又

前人

故交相見稀相見倍依依塵路事不盡雲巖閑好歸
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又落他鄉淚風前一滴衣

巴中逢故人

項斯

勞思空積歲偶會更無由以分難相捨將行且暫留
路岐何處極江峽半猿愁到此分南北離懷豈易收

汧上勸舊友

馬戴

斗酒故人同長歌起北風斜陽高壘開秋角暮山空
鴈叫寒流上螢飛薄霧中坐來生白髮况復久從戎

岐陽逢曲陽故人話舊

前人

異地還相見平生問可知壯年俱欲暮往事盡堪悲
道路艱難阻親朋久別離解兵逃白刃謁帝值明時
淹疾生涯故因官事業移雞鳴關月落馬度朔風吹
客淚翻岐下鄉心落海濱積愁何計遣滿酌浣相思

懷博陵故人

賈島

孤城易水頭不忘舊交遊雪壓圍碁石風吹飲酒樓
路遙千萬里人別十三秋吟苦相思處天寒水急流

灞上逢故人

喻坦之

花落杏園枝驅車問路岐人情誰可會身事自堪疑
嶽南狂雷送溪槎漲水吹家山如此景幾處不相隨

江上逢故人

崔道融

故里琴樽侶相逢近臘梅江邨買一醉破淚却成吟

天南懷故人

于鄴

獨行千里塵軋軋轉征輪一別已多日總看成老人
洞庭雪不下故國草應春三月煙波暖南風生綠蘋

與僧話舊

前人

草堂前有山一見一相寬處世貴僧靜青松因歲寒
他山逢舊侶盡日話長安所以閑行迹千回繞藥欄

細雨逢懷故人

李建勳

江雲未散東風暖溟濛正在高樓見細柳綠堤少過

人平蕪隔水時飛燕我有近詩誰與和憶君狂醉愁
難破昨夜南窗不得眠聞塔點滴燈燈坐

江上逢故人

陳陶

十年蓮轉金陵道長哭青雲身不早故鄉逢盡白頭
人清江顏色何曾老

得故人消息

李中

多難分離久相思每淚垂夢歸殘月曉信到落花時
未必乖良會何當有後期那堪樓上望煙水接天涯

維舟秋浦逢故人張矩同泊

前人

卸帆清夜碧江濱冉冉涼風動白蘋波上正迎新霽
月岸頭恰見故鄉人共驚別後霜侵鬢互說年來疾
遍身且飲一壺消百恨會須遭遇識通津

贈維揚故人

徐鉉

東京少長認維桑書劍誰教入帝鄉一事無成空放
逐故人相見重悽涼樓臺寂寞官河晚人物稀疎驛
路長莫怪臨風惆悵久十年春色憶維揚

喜故人至

宋王操

地僻無賓侶柴門晝始開溪山寒葉落江國故人來
話舊驚霜鬢論詩滯酒杯相留喜同宿不寐曙光迴

月夜懷故人

寇準

清夜月初滿靜庭吟更幽梧桐疎影老蟋蟀亂聲秋
舊國情何極空江思欲流故人今底處危坐獨凝愁

思故人

邵雍

芳酒一樽雖甚滿故人千里奈思何柳接池閣條偏
細花近簷櫺香更多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陳師道

湖海相忘日自疎經年不作一行書世間惟有韓康

伯肯為淵明住世餘

濟陰寄故人

呂本中

柳絮飛時與君別南樓把酒看新月似當年離別時柳絮隨君何處飛千書百書要相就思君不見令人瘦念君情意只如新顧我形骸已非舊朝來有信渡黃河鴈足繫書多網羅城南城北芳草多明月如此奈愁何

寄山中舊知二首

朱熹

客子歸來晚江湖欲授衣岐路終寂寞老大足傷悲慷慨生平志冥茫造物機清秋鴈鴒上萬里看橫飛故園今夜半林影淡逾清杖南溪路君應獨自行潺湲流水思蕭索早秋聲盡向琴中寫焉知離恨情

夢山中故人

前人

風雨蕭蕭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離憂故人只在千巖裏桂樹無端一夜秋把袖追歡夢寐舉杯相屬暫綢繆覺來却似天涯客簪簪濕瀉瀉未休

寄荆南故人

章甫

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害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醺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示故人

杜濬之

在家同袍繫遊子似簪飛昔分參與商今作填與阮感子意氣殊顧我齒髮非茅屋正蕭蕭野花亦離離無酒水可飲無飯黍可炊杲杲看朝陽連連弄夕暉男兒重交好雪霜以為期

吳中會故人

林景熙

一聲新鴈秋花秋片月吳淞共客舟却憶去年今夜

月思君獨上越山樓

月夜溪莊訪舊

柴望

山山明月路何處認梅花石色冷疑水溪流白是沙清吟幽客夢華髮故人相見即歸去已應河漢斜

寄鄉中故人

金曹之謙

十年夢繞故山微世事悠悠與願違華表未成遼鶴語青冥空羨塞鴻歸雲橫北嶺迷鄉眼塵滿西風流客衣為報吾州舊相識短書相慰莫令稀

夢故人

元貢奎

千里萬里道三年二年別鴻鴈去復來我友音書絕夢中忽一見款語情更切覺來失處所殘釭半明滅相思各天涯長夜寒懷冽風霜草木變貧賤不易節中心諒誰知素月當空照

相逢行贈別舊友治將軍

井序 薩都刺

予還官出閩舟行抵興田驛二十里許俄聞擊鳴金鼓應響山谷間隨見旌旗導前兵卒衛後中有乘馬者靚袍帕首徐行按轡屢目吾舟吾病久氣餒不能無懼心也頃之與田驛吏以行與見逐遂拾舟乘輿嚮之旌旗兵卒移導與前馬從與後與行馬鳴途中未敢交一語迨暮至邸舍燭光之下羣袍者進曰某乃建之五夫巡檢官聞使君至候此將一月矣某嘗三識使君面自都門一別今已五載使君豈遺忘耶僕驚謝曰將軍何人也答曰某即使君舊友雲中也熟視久之恍如夢寐雲中復能記余闕下丰采時否耶歷歷關河舊遊如隔世乃對燭光夜道故舊明日復同游武彝九曲羨茶酌酒臨流賦詩出入丹崖碧嶂間心與境會天

趣妙發長歌劇飲相與為樂酒闌興盡秋風淒淒落木雨下閭闔在望復作遠行予始見君而懼次得君而喜終會君而樂又得名山水以發揮久別抑鬱之懷樂甚而復別別而復悲悲復繼之以思也嗟夫人生聚散信如浮雲地北天南會有相見因賦詩復為相逢行以送之

一年相逢在京口笑解吳鉤換新酒城南桃花正開白面青衫鞭馬走一年相逢白下門短衣窄袖呼郎君朝馳燕趙暮吳楚逸氣自覺凌青雲一年相逢在闕下東家蹇驢日相假有如臣甫去朝天泥滑沙堤不敢打都門一別今五年今年相逢滄海邊千山木葉下如雨鴈聲墮地秋連天將軍靚袍腰羽箭擁馬旌旗照溪面小官不識將軍誰臥病孤舟強相見豈知此地逢故人摩挲老眼開眉雲舊遊歷歷似隔世夜雨豈不思同羣郎君別後瘦如許無乃從前作詩苦溪頭月落山館深剪燭猶疑夢中語人生聚散亦有時且與將軍游武彝弓刀掛在洞前樹洞裏仙童來覓詩藉首武彝君借我慢峰頂分我紫霞漿與子連夜飲左手招子喬右手招飛瓊舉觴星月下聽吹雙鳳笙我酌一杯酒持勸天上月勸爾常照人相逢莫向關山照離別鳳笙換曲未終天風木杪吹晨鐘拂衣罷宴下山去又隔雲山千萬重

尋故人

黃清老

道與一尋君君家在白雲幽花秋後見落葉夜深聞隨喜坐苔石呼童煮澗片不須談世事詩意正紛紛

憶舊寄金陵馮壽之

宋允

憶昔江東日離居托孟鄰儒家見君好談席偶情親

南斗文昌近西山爽氣新驪珠驚俗眼瓊樹倚芳晨
大雅今重觀奇才豈易倫珊瑚出海網汗血出天津
句滿雞林賈名齊屬塔人傳經心入聖用筆意凝神
射策應先手藏環定後身巨流思待濟吾道誦當伸
落魄傷遲邁依棲笑隱淪三年爲倦翼萬里作窮鱗
伏枕思霜橘歸溪戀紫萼鴻稀石城信魚隔太湖濱
故宅閒多草空船獨採蘋夜吟酬蟋蟀景暮嘆麒麟
老恐襟期斷悲懷輒述陳舊峯還似洛淮水想猶秦
勝地登臨數殊鄉夢寐頻潮吞李白月花動謝安春
有興須相覓無聊謾自呻休疑交契闊尚覺胆輪困
遺物那堪贈佳音欲細詢勞歌因奉寄題罷更沾巾

九江逢故人

劉玉汝

九江江水抱城迴洶湧回濤亦壯哉雨散淮濱隨地
足雲移廬阜向天開曳裾鄒子長爲客待詔公孫已
擢魁邇近他鄉急呼酒樓頭今日早秋來

鄧城逢故人

戴良

一別無消息誰知住此城忽逢難面認驟語各心驚
身世丹衷折干戈白髮生憑君陳往事相看重含情

故人

趙沔

故人別我秋江涘幾載重逢春夢裏忽觀明月憶高
情愁絕長空三萬里荒山久病莫能興狂風暴雨何
憑凌塵尾呦呦呼厥類雄媒憂憂求其朋

逢故人

釋圓至

共看咸淳上苑花錦箋絲句敵春華白頭相見鍾陵
市我亦如君未有家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明高啓

憶昨結交豪俠客意氣相傾無促戚十年離亂如不

知日費黃金出遊劇狐裘蒙茸欺北風霹靂應手鳴
雕弓桓王墓下沙草白彷彿地似遼城東馬行雪中
四蹄熟流影欲追飛隼滅歸來笑學曹景宗生擊黃
犢飲其血阜橋泰娘雙翠蛾喚來尊前爲我歌白日
欲沒奈愁何迴潭水綠春始波此中夜遊樂更多月
出東山白雲裏照見船中笛聲起驚鷗飛過片片輕
有似梅花落江水天峰最高明月登手接飛鳥攀危
藤龍門路黑不可上松風吹滅巖中燈衆客欲歸我
不能更度前嶺綠峻嶒遠攜茗器下相候喜有白首
楞伽僧館娃離宮已爲寺香逕無人欲愁思醉題高
壁墨如鴉一半欹斜不成字夫差城南天下稀狂遊
累日忘却歸座中爭起勸我酒但道飲此無相違自
從飄零各江海故舊如今幾人在荒煙落日野烏啼
寂莫青山顏亦改須知少年樂事偏當飲豈得言無
錢我今自算雖未老豪健已覺難如前去日已去不
可止來日方來猶可喜古來達士有名言只說人生
行樂耳

寄錢塘諸故人

前人

年少客名都在遊每共呼荷深筆在舫竹靜失鳴壺
明月潮千里殘陽雨半湖故人能念否歡意近來無
與徐廷緯話舊

陸容

春風一醉故人樓轉眼重來十五秋酒博明瓊談故
事畫傳昌歌記曾遊泉臺二千空遺恨竹馬諸郎盡
裏頭此去又成千里別玉驄臨發更遲留

逢故人夜飲話舊

韓奕

風色蕭蕭木落天故人邂逅會尊前青燈照影冷清
夜白髮聽歌感少年身未死前惟別苦難相忘處是

情牽不因世故身親見肯信人言海變田

逢故人

前人

相逢喜見白頭新頭白相逢有幾人湖海年來舊知
識半隨流水半隨塵

東郭見故人

王問

筍輿出東郭青陽應初候融氣薰林阜靈風在襟袖
行至野田中角角聞雉雉偶見支頤人執手嘆耆舊
相逢一曲酒如灑京口雷歡去未能波影滿船煙雨
散瓜洲晚見隔江燈

舟次京口逢故人

程元輔

相逢一曲酒如灑京口雷歡去未能波影滿船煙雨
散瓜洲晚見隔江燈

西江月

福唐別
故人

宋趙鼎

世態浮雲易變時光飛箭難重五年重見海東頭只
有交情似舊未盡別來深意難堪老去離愁青山
迢遞水悠悠明日扁舟病酒

怨三三

寄舊
遊

李之儀

清溪一派瀉柔藍岸草氍毹記得黃鸝語畫簾喚狂
裏醉重三春風不動垂簾似三五初圓素蟾鎮淚
眼廉纖何時歌舞再和池南

瑞鷓鴣

京口懷山
故人

辛棄疾

暮年不賦短長詞和得淵明數首詩君自不歸歸甚易今猶未足足何時 偷閒定向山中老此意須教鶴輩知聞道只今秋水上故人曾勝北山移

漁家傲

次升陽 故人 毛升

揚子津頭風色暮孤舟渺渺江南去憶得佳人臨別處愁返顧青山幾點斜陽樹 可忍歸期無定據天涯已聽邊鴻度昨夜鄉心畱不住無驛數夢中行了來時路

齊天樂

吳寄 張炎

分明柳上春風眼曾看少年人老鴈拂沙黃天垂海白野艇誰家昏曉驚心夢覺漫懷慷慨賦歸不早想得相如此時終是倦遊了 經行幾度怨別酒痕消不盡空被花惱茂苑重來竹溪深隱還勝飄零多少羈懷頓掃尚識得妝樓那回蘇小寄語鷗盟問春何處好

蘭陵王

為十年 故人作 高觀國

鳳蕭咽花底寒輕夜月蘭堂靜香霧翠深會與瑤姬恨輕別羅巾淚暗疊情入歌聲忽切慙慙意欲去又畱柳色和秋為重折 十年迴憶絕念髻怯瑤簪衣褪香雪雙鱗不度煙江闊自春來人見水邊花外羞倚東風翠袖怯正愁恨時節 南陌阻金勒甚望斷青禽難倩紅葉春愁欲解丁香結整新歡羅帶舊香官篋淒涼風景待見了更何說

木蘭花慢

寄 元李珣

故人知健否又過了一番秋記十載心期蒼苔茅屋杜若芳洲天遙夢飛不到但滔滔歲月水東流南浦春波舊別西山暮雨新愁 吳鉤先透黑貂裘客思

晚悠悠更何處相逢殘更聽鴈落日呼鷗滄江白雲無數約他年攜手上扁舟鴉陣不知人意黃昏飛向城頭

滿江紅

別大名 許衡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離別淚苦滴成襟畔濕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情難說 黃卷在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念歲寒交友故山煙月虛負人生歸去好誰知美事難雙得計從今佳會幾何時長相憶

故舊部紀事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春女叔來聘 李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李友冬亦報聘

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韓子外儲說左上篇文公反國至河令蓮豆捐之蔣蔣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蓮豆所以食也蔣蔣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搆掘而置

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巾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雎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姓名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許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雖入秦范雖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雖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于秦范雖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雖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耶曰不也雖前日得過于魏相放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雖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于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雖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雖亦得謁雖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雖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雖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雖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雖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雖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雖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雖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雖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

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龍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雖范雖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坐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湖廣通志景差至蒲驛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

漢書陳勝傳勝涉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官門曰吾欲見涉官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適召見載與歸入官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廚五鼎外膳一看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實不逢故人

漢書樓護傳護免為庶人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附城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名賓客邑居櫛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

曰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後漢書嚴光傳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備安車元纁聘之不起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及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怒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蜀志許靖傳始靖兄事穎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楊戲傳戲為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範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範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

魏志張普傳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

晉書山濤傳濤字簡字季倫未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

世說新語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甞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便驅使草木南史何尚之傳尚之子偃偃弟子點梁武帝與點有

舊及踐阼手詔諭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
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為侍
中將帝嬪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

韋叡傳叡子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
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
嘗贈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
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
放能篤舊

北齊書袁聿修傳聿修歷任清華在郎署之日值趙
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
汰停秩門生裴蘊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

北史宋繇傳繇孫遊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
既而獎為河南尹辟遊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求恰
待之握手歎譔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命其求三
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
使氣黨俠如此

唐書李世勣傳世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
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
號勣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為收
養其子焉

嚴挺之傳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女數
十人當時重之

因話錄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
楊詹事馬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大
夫間罕儔

北夢瑣言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元宗徵李
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

入京謁之一日元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
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
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
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
進書朝廷黜退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
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

大唐新語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
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道逼之急光庭懼乃見
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
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
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
政義之出為磁州刺史

雲溪友議李相公神督大梁日持法清峻犯者無宥
有嚴張之風後吏奸豪為之斂跡然出於獨見僚佐
莫敢言之李元將評事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羈
旅之年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焉榮達之後元將
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為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
官者昔居鄆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
舍不意家僕與市人爭競詰其所以僕人曰宣州館
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
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耶崔生叩頭謝曰適憊旅舍
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
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管股二十送過秣陵貌若死
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為孫子故人
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懼懼不測之禍渡江過淮者日
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
秀者在下糠粃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歸

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
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懸車白尚書寄元相公
詩曰閱勸迂辛酒聞吟短李詩蓋辛太丘度性迂嗜
酒李十二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因
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問勸嗜昔酒
聞吟廿丈詩李公笑曰辛大有此在兒吾敢不存舊
乎凡是宦族相快辛氏子之能怪誕丞相受侮剛腸
為之暫屈矣

全唐詩話雍陶蜀川上第後稍薄親黨其舅雲安劉
敬之罷舉歸三峽責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馬
水連巴字豈無魚陶得詩悻悻乃有孤首之思後為
簡州牧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折之陶者亦怠
投贊者稀得見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
聞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詢曰與公昧平生何
云相識道明云誦員外之詩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
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
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開
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
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媚馮子匪藝
而求知

南楚新聞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
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一櫟
羶羹數十根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
不當初學冶銀

陸游南唐書宋齊丘傳烈祖既受禪齊丘但還司徒
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為布衣
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

優容之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丘頓首謝

龔慎儀傳後主之亡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害

宋史李繼勳傳繼勳累歷藩鎮所至無善政然以質直稱與太祖有舊特承寵遇

王彥超傳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名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勾水豈能止神龍也當日陛下不置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彥超翼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度

安守忠傳宋初爲左衛將軍歷威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守忠謹慤淡薄爲治簡靜太祖居藩日素相厚善及受禪後每優任之守忠處之益謙

李謙溥傳謙溥與宣祖同里閭弟謙昇與太祖爲布衣交其母閭嘗厚待太祖及即位數迎入宮中使左右掖之不令拜命坐飲食話及舊故賜資優厚

張永德傳太祖即位末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

慕容延釗傳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

聞見前錄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

爲殿前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諫有言不可不行第歸鎮

宋史王晏傳乾德元年封韓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初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娣姒晏既貴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與語人曰吾能治之晏遽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快快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

也乃誣以他事悉案誅其夫妻

張洎傳洎性鄙各雖親戚無所沾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

楊美傳美爲人任氣好施凡得予賜及奉祿盡開給親戚故舊死之日家無餘財人多嘆息之

王全斌傳全斌曾孫凱字勝之凱散施結客尤篤好於故舊

國老談苑查道初應舉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

青箱雜記劉沅與鄉人尹鑑少同場屋劉已登第大拜皇祐中尹以恩榜始登第還鄉劉以詩送之少年相款老相逢鄉舉雖同遇不同我已位塵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中榮登莫計名高下官達須由善始終

若到鄉關人見問爲言歸思滿秋風

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

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過庭錄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千祿留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去逸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唯有掃門霜鬢客却隨社燕入長安韓覽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王觀與章子厚友善俱以疎散稱時號觀三惇七各言其第也子厚執政觀贈賄不達至堂見子厚邀至閣中話舊欲去子厚令引馬就登觀上馬對衆顧謂子厚曰相公莫要忘了觀三子厚頗有慙色

鄭穆傳穆官國子監祭酒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

蘇東坡文集方山子傳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宋史劉豫傳豫未僭號時遣人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僊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僊

揮塵餘話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鄉里山陽避寇南來所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之下舍館甫定而郡兵陳逼等亂囊橐悉爲劫掠一簪不遺夫婦徬徨直仲昔在京師爲學官日與侍晨道士時若愚游至是

明倫彙編交誼典第二十五卷故舊部

第三三三冊 之〇五葉

聞若愚用事賊間姑往訪之一見甚篤綈袍之義且云吾從盜所得寶貨盈屋敗露指日悉錄於官矣縱盡以與君無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兩篋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護出關而返宣仲夫婦既倖脫厄買舟趨雷川來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館置於所泊僧舍宣仲張子能堵也外祖戲曰君真是沒與徐德言矣按堵之後啓篋視之皆黃金也計其所失無毫釐之差宣仲後坐媚黨擯不用藉此得以自存焉

宋史李孟傳孟傳累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人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又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

金史趙賊傳賊重義接儒士嘗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賊以囊金贈之其子悉為私費復代輸之

巨構傳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遺以書則裁答寒溫而已

明外史華高傳洪武三年封廣德侯歲祿六百石高性怯且無子請得宿衛左右有所征討輒稱疾不行令練水師復以不習辭帝知其詐以故舊優客之

賢奕編軒輒為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或至殺雞皆驚異曰軒廉使殺雞為客大破賈

江南通志蔣正郡諸生文鈺學醇出為廣文故人單姓者身喪家亡育其稚子同己子攜之任所歸以女

妻之知其能豎立分財產與之

裕山雜記故人胡文喬遷家頻零落一日詣余出一詩於袖中云霍食鵝衣餐已秋三喪淺土淚橫流登堂稽首無他話見說先生有麥舟讀之慘然為贈之

故舊部雜錄

荀子大略篇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有坐篇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

東谷所見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世俗薄故舊衰平日同筆硯同出處同貧賤同患難相與相愛不啻骨肉一旦得志有若路人吁犬不忘家燕尋故壘彼既大燕之不若亦何足責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為憾此特不能理遣耳理遣宜如何曰譬如當初不相識

清波雜志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事雖戲語嘗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與之齊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敘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矣越兩日章疏上乃同行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寧逢惡友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讀書鏡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閭吏不肯為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看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為弘歎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各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望遂使歲寒之盟頹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故舊部外編

鐵圍山叢談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軍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上節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船壞人為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遇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側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為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

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
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
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箭中
百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
女奴始甦翼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
其後使人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
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
爲黠鬼所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誼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鄉里部彙考一

禮記

周禮天官小宰 地官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比長 送人 送師 送大夫 縣正 鄉師 鄉長 里宰 鄉長 秋官士師

管子立政 乘馬

漢劉熙釋名

晉書地理志序

朱子大全集增損呂氏鄉約

明通紀致仕官處鄉黨禮

興化縣志李少師春芳訂鄉約事立

交誼典第二十六卷

鄉里部彙考一

禮記

曲禮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悖行孝弟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席

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疏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己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

人年三十而娶于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加冠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爲人父之端以二十未合有子有子道也年二十於三十者半倍故兄事之則止差退而薦行也若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之則齊於薦行也羣居謂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數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異席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疏廬陵胡氏曰此謂鄉里之中父兄之黨也

入里必式

注 入里必式不誣十室也疏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入里則必式而禮之集馬氏曰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入里必式之意也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而其父責之張湛望里門則步君子多之則入里必式者父母國之道也

周禮

天官

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疏 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爲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爲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

地官

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闕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注 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闕者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疏立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訂項氏曰人之生有天屬有人屬天屬則不待教而相親至於人屬無事則相往來有事則相棄背非上之人有以教之不可是故先王爲比爲閭則必有以令之相保相受則必有以使之令之則不容於或遺使之則不容於或背 陳君舉曰百家中不幸有死者相與辦其葬事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後衆輕易舉也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水旱凶荒欲以相闕又非五百家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其地必闊必無皆水皆旱之理庶幾有無可以相通 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爲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爲憂患焉

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疏 六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訂鄭謂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數謂之比法鄉師用法則謂之國比之法言其法乃國之法而非鄉師之所制也

項氏曰小司徒先貴賤鄉師先老幼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可任為軍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之類戒之使謹令之使行糾之使不肆禁之使勿為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訂玉昭禹曰大役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州里州所里也五黨為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出於州里役要役數之要書欲知役數之多寡

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鈎考矣

凡邦事令作秩敘

訂王昭禹曰凡有所與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非鄉里之自與治者也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叙則差其事治之先後作秩敘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筮執斧以涖匠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

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誦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訂鄭謂曰先王之世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非特用之朝廷又用之閭里民日從事於其間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間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鄉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為之人衆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器用備故觀其所聚之衆寡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比五家耳財適足以制吉凶甲祭之二服故比集財為之而一比共用焉器則未能備也閭二十五家財適足以制簠簋鼎俎之器故閭集財以為之而一閭共用焉族之百家財適足以制夷槃輦軸之器故族集財以為之而一族共用焉至於射器則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詔之有旌節之有鼓有弓有矢有侯有布用財多故合五百家之財而為之賓器則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有爵有鬯有筮有瑟其用尤多故合二千五百家之財而為之然後共用也吉凶禮樂之器即閭里黨州所共者是已

賓射之器凡有其具於禮樂者皆是吉凶禮樂之器衆矣故集一鄉之財為之然後足以供也

若國大比則攷攷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訂王昭禹曰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敬敏任恤或書其孝悌睦嫻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此之屬無非教矣然教之不明也常起於辭之不正辭苟不正則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飾智以驚愚訛言以惑衆將至於不可禦矣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訂王氏曰鄉老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黃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與賢能獻書於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陳君舉曰鄉大夫卿也謂之大夫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人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之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地官者以此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注鄭司農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訂王昭禹曰族師職卑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

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於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強而可任以事者也 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瘵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注鄭司農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

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

訂黃氏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憊也典舞其節比於樂也

此謂使民典賢出使長之使民典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疏大故謂災變寇戎之事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訂黃氏曰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法之嚴如此鄉大夫專行攷察行藝以典賢能而令民守閭

之事參焉鄉大夫皆卿也是爲軍將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典

注廢典所廢退所興進也訂史氏曰不日誅賞而曰廢典者鄉大夫之教民典賢能廢愚不肖而已

至於誅賞則大司徒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訂陳君舉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

子男之大夫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又與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

訂鄭鐸曰戒謂黨正四時五月之吉與夫春秋之

禁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蓋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其修爲之始大蜡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錄非正歲則黨正不書非修習之已成則正歲不書衆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 王昭禹曰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日之積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與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

以歲時蒞校比

注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及大比亦如之

疏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蒞之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訂黃氏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爲聯法也故五家爲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爲族有聯則黨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

居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行則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法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八閭二百家軍法雖四而調一要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通焉是也大司馬有車有徒故十人爲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爲聯則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共車三伍百二十五人爲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爲行而曰以伍共車爲先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其車此本先王微意荀吳窺見之耳然必素聯合故倉卒可用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釐撻罰之事

訂鄭錡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嫻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有名之人以任恤爲能者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必視其能敬敏於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爲高行此與族師書其睦嫻有學者意同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嫻同爲六行任恤爲末孝友睦嫻爲本

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嫻閭胥書其任恤而已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學奇衰則相及徒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訂王昭禹曰死徒無出鄉者其常也此言徒於國中及郊於他者其變也

若徒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訂劉迎曰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根著之人故以園土內之呂氏曰先王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徒於彼又授之於他徙於他則爲旌節無授無節則是無係屬之民而囚之園土矣閭民無常職但不服職而已有身則有家有家則係於此可知如是則雖有游手機巧之民亦將日漸月化而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法則雖奸雄豪傑且俯首而不敢倡惟其失此法遂至於民無附著而游手機巧徧天下矣

遂人中大夫二人

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訂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官與六鄉之官一同六遂之法與六鄉之法一同但六遂之官卑於六鄉一等六遂之法與六鄉相爲異同耳且以鄉遂之官言之六鄉有大司徒在六遂則爲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在六遂則爲遂師六鄉有鄉大夫在六遂則爲遂大夫六鄉有州長在六遂則爲縣正鄆師即黨正也鄆長即族師也里宰即閭胥也鄆長即比長也然大司徒六命之卿而遂人不過中大夫小司徒中大夫而遂師

不過下大夫此六遂之間長貳也鄉大夫六命之卿而遂大夫不過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正不過下大夫等而下之皆卑一命故六鄉之下士一命而六遂之下士不命此鄉遂之官異也且以鄉遂之法言之六鄉上地無萊畝而六遂上地則有萊五十畝矣六鄉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六遂則以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矣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他如遂大夫所謂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毗即鄉大夫所謂實與賢能之法鄆師所謂祭祀若黨正所謂祭幣鄆長所謂祭祀即族師所謂祭醯里宰所謂名斂即閭胥所謂召令鄰長所謂徙於他邑從而授之即比長所謂徙於國中及郊從而授之也然五物之詢德行道藝之攷見於鄉而不見於遂豈六遂無此等人耶

按六遂不言五物之詢德行道藝之攷者非六遂無此等人也蓋亦如六鄉詳軍制六遂詳田制互文見義不復再舉耳

掌邦之野

注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訂黃氏曰遂人因六遂而爲名六遂在甸則所掌者甸地而已而曰掌邦之野蓋合稍縣都鄆法之當行者通掌之稍縣都鄆居民廩里授田溝洫治地皆野法與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爲邑縣鄆爲都則各聽于其主非遂人之所屬也遂人中大司徒秩比小司徒縣二千五百家鄆五百家隨民衆寡而爲之甸稍縣鄆居民皆如此惟甸則合縣爲遂